

怪人怪事

李景武

——我的家庭教師汪精衛之三

汪偽政權花邊新聞

汪偽政權成立前，還都的日子仍在商榷中，爲僞府未來事件暗中進行，派陳羣負與維新政府聯合之責，北方與臨時政府聯絡則派他的得意受業李桓担任，並派李任「北平市黨部主任委員」，又派焦瑩爲「河北省黨部主任委員」。此事並未取得日方同意，李焦二人就在北平貢院東大街掛起招牌，日方初不同意在他佔領地區成立黨部，但爲支持汪的梅機關影佐禎昭說項，軍方亦無可奈何，也就不過問。雖然那個時候，在城市中黨部作用不大，但是在農村中却深受汪的影響，也做敵後反日工作。其後日方深恨汪之不受利用，認爲汪精衛遠不如華南梁鴻志及華北的二王（王克敏、王揖唐）。日方的批評是：王克敏辦事不聽話，王揖唐聽話不辦事，汪精衛既不聽話更不辦事。日方覺悟已遲，花已開至荼靡，日已

走向滅亡之路。

汪還都組府一再遷延，終於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那天達到目的。一班新貴彈冠相慶，一個個走馬上任。大概高興過頭，竟鬧出許多花邊新聞來。

先說第一件案子，涉及兩個要人，一個是「實業部長」梅思平，一個是特工首領李士羣。梅思平用他哥哥名義在上海開了一家銀行，正所謂官僚資本。那時候是戰時體制，沒什麼了不得的進出口生意好做，只有囤積居奇，當時有棉紗可做的，那梅思平開始囤積棉紗，大發洋財。該部次長袁愈全看着眼紅，也想插手其間，梅氏弟兄只見利忘了害，有飯大家吃才對，他倆並未分肥與衷，袁一怒之下，就把梅部長弟兄的官營商業，囤積居奇，破壞市場的事實向僞政府告了一狀。汪先生大怒，派員澈查。經過法院乃掀起餘波，銀行封閉，貨物充公，梅部長也連帶辭職。

汪先生據報李士羣也一樣囤積大宗棉紗，再加派「外交部次長兼行政院法制局局長」陳允文查辦李案。陳奉命抵滬密居南京路金門飯店，閉門不敢接見賓客，雖李士羣派人請見也一律擋駕。我與陳乃兒女親家，乃從後樓梯往見，他才知道李案的主人，我告訴他最好用雷聲大雨點小的辦法來拖延此案，只要兩天不見客，我保他多方面都不得罪就可以應付過去。

李士羣飛車匿「賊」記

由日方會同上海市政府及地方法院會審囤積棉紗一案。李士羣手段相當高強而且迅速，一夜之間就將幾萬件棉紗隱藏在任何人尋找不着的地方。如此人證物證俱無，試問從何查起。盡一夜時間，李士羣向日方憲兵總部借來四十輛大卡車，全部搬入憲兵總部收藏，試問向誰去查。原來日人方面陸軍與海軍不和，憲兵隊更是

獨立的，憲兵隊做的事，陸海軍方面均不敢過問。李向與憲兵隊有勾結，四十輛大卡車一呼即至。全部棉紗失蹤，三方面正擬會查的大案竟一無所獲，李士羣反打一把，三面還得向他道歉，遂以不了了之。但是汪先生據陳允文報告，確是有此一事，汪先生何等聰明，了然李士羣的手腕靈活，是無法查得出來。心裏却對李士羣大大的不滿，究竟不便不維護保護自己安全的特工頭子，就吩咐陳允文不必追詢根底。汪對李從此便面和心不和，這是「還都」後他對李種下惡劣印象，遂造成以後默許周佛海主使熊劍東毒死李士羣的張本。李士羣為人，向為社會人士所不滿，對他毀譽多，認李是一個不學無術，不忠、不義、不信的殺人魔王，却不知囤積棉紗一案是代人受過的替死鬼。李士羣自處理七十六號事務從未囤積任何物貨。



日偽華北臨時政府傀儡汪克敏，日寇批評他辦事不聽話。

此番囤積棉紗，他有說不出的苦衷，他為什麼竟肯代人背黑鍋呢。原來囤積棉紗的是汪夫人陳璧君，因此他始終未曾申辯。一直到汪先生客死日本，他也不知道這件事是他夫人的主使。李士羣還不够義氣不够朋友嗎？今汪李均已不在人間，我想真有地獄的話，李士羣仍然不會對汪說的，所以以為像李士羣這種江湖朋友是可以交的，士大夫中人，恐怕早已說出來了。

第二件事是南京周佛海住宅突遭回祿竟不准救火，我某日趕下開途經鼓樓，但見前面濃烟四起，停足往看，適遇士羣亦在觀火，周佛海也駐足路旁，他聽其燃燒竟不許消防隊的水車救火。火勢因風更烈，圍觀的路人莫明其妙，何以任由房屋燃燒，未免不近人情。他們那裏知道周「部長」的妙用呢。火勢看看燃及三樓，（這是一所假三樓的洋房，用來堆什物的）片刻便通頂。霎時日幣美鈔滿天飛，這是聰明作偽的周部長所始料不及的。他以為一經焚燒，紙張必變為灰燼，那知道反而在空中飄舞呢。四周的老百姓很幸運，多有拾得未被燒及的美鈔日幣，真乃天外飛來的外財，有些人以為周部長在散賬。這件事我親眼所見，李士羣還在一旁拍不帶響聲的巴掌，我們馳離火場直赴下關車站，李說是周貪污所得，悻悻入出，誠哉斯言。

第三件是農礦部「趙部長」父子同一人結婚，這件新聞當時哄動了整個南京，父子同日結婚不算新聞，父子同一人結婚，那才是千古奇聞，要將他們父子名字說出來，未

免有傷忠厚。打個啞謎吧，三國時罵曹操的彌衡同趙部長同樣的稱道，讀者思過半矣。

有這麼一天，我們接到趙部長續絃的請帖，屆時當然有許多親朋去看看一樹梨花壓海棠。已屆行禮時間，未見新娘連興。經過一小時有半，來賓多有散去的，方見新娘駕臨。匆匆行禮畢，驚鴻一瞥，又無踪無影不知那裏去了。

父子同科白晝宣淫

這一禮堂正是二對少年夫妻，不似方才那方面的一樹梨花壓海棠。有從那邊賀喜後趕來這邊觀禮的發覺新娘與那邊新娘長像一樣，彷彿是姊妹花，一想不對啊，姊妹怎能嫁父子呢。原來並非姊妹花，新郎兩個新娘却是一人，真乃父子同科。兒子那邊行完禮，新娘又回這邊來。兒子那邊鬧得不可開交，老子這邊更鬧得天翻地覆，不知道是老子鬧的笑話還是兒子出的花樣。

趙部長私戀女職員已達白熱化，兒子也一樣。原來主動是女方，才鬧出千古未有之奇聞。古人有一箭雙鸞之說，如今演變為一鵝雙箭。後事如何讓父子二人私了吧，此種亂倫出在汪偽政權，偽府「全人」與有辱焉。

偽府考試院副院長江亢虎，以一個三人小黨竟在偽府取得副院長一席，他住在考試院官舍，他那個什麼社會黨只有三個人，他自居黨魁，他的夫人及弟弟是黨員。他與日方也不無關係，汪先生不得不敷衍日方暫時利用他。江亢虎學識不能說沒有，演說也還流利，就是人品可議之處甚多。他做「銓敘部長」時在紀念週演說，吩咐不要

便條紙，可以用公文已廢棄的多餘的空白地方，裁剪下來仍可利用。部中各司科室不必喝茶，白開水一樣解渴。美國人且喝自來水，不是連火力也省了嗎。江亢虎惟一的弟弟黨員，住在他官舍裏，要自己開伙，江亢虎同他太太吃飯是不管他弟弟伙食的。他家中米缸是用鐵蓋鎖起來的，怕他弟弟偷米。他弟弟也不讓乃兄，從缸底打個洞，米從下流出來，蓋子還是鎖得好好的。他身為「考試院副院長」竟引誘監察院的女職員在官舍內行淫，被「考選委員長」吳凱聲在三樓上居高臨下，看得清清楚楚，鬚眉畢現，轟動了全院職員，他受此一驚才把臥室燈火關閉。沒幾天汪先生也有所聞，正想藉此醜聞趕走他，就派人查辦，後經「監察院院長」梁鴻志勸阻，以為家醜不可外揚，其後竟以不了了之。我想梁鴻志他或許以為此事關係他監察院的兩個女職員的原故，事情鬧開了，於他面子也不光彩，才幫了江亢虎的忙。想不到一年後王揖唐調任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反升了江亢虎做「考試院院長」。

北平設有「華北銓敘部」辦事處，地點在北城景山大街一號，是一所幽靜精緻的私人住宅。江亢虎到北平就住在那所豪華別墅裏。江亢虎北來也不甘寂寞，帶來兩個女娃，竟然白晝宣淫，醜聲四播。他更不知恥，主人招待他用的古銅刀叉他以爲是K金的，竟然留下四付。主人也用一種手法對付他，說院長喜愛此物，共是十二付，不可拆散了，其餘的八付請院長一體收用吧。若在別人已無地自容，他竟受之無愧，人之無恥，可謂前有古人後無來者。我記得前清末造某出使

大臣中，似乎有此一人。也偷了刀叉他是否學有所本呢？所以我說前有古人蓋指此欽差大臣。）

（按王揖唐調「委員長」，遺缺汪先生本擬用以敷衍胡漢民系的劉蘆隱，劉不肯就，由日方保荐才以江升任的。）

當時偽府中有一句流言說汪先生的嘴長在周佛海頭上，也就是說汪先生自己沒有嘴巴說話。等到周兼「財政部長」，汪先生的荷包也在周佛海身上，本來保護汪先生的特工，也在周佛海手上。後來經宣傳部長胡蘭成拉線，李士羣轉投入公館派，汪先生才算有了手。

「銓敘部」責任在銓敘整個政府職員，各院部無不遵令，惟有周佛海所長「財政部」，竟抗命不送銓敘。「銓敘部」竟派員到「財政部」坐大堂靜候職員到部，不銓敘不許上班，周佛海乃訴之汪先生，汪先生無奈商之「銓敘部」，謂周部長已低頭，希准予先行令職員上班，一週內送審，「銓敘部」只允三日，周佛海不得不應允。此事還是汪先生担保呢。周佛海事後想出辦法擬將銓敘移歸行政院制下，偽府均反對此移轉管轄辦法，以爲此乃破壞「五院」組織，等於狐狸埋狐滑。汪先生其始也想依從周佛海的建議，嗣因反對者衆，乃作罷論。

日人要求徵兵真相

據一般記載，敵偽時代，日方要求汪精衛允予徵兵，汪先生不肯。日方一大佐以手槍擊汪未中，汪仍不爲所威脅。據我所知並無此事，徵兵事有之，槍擊事乃是虛構的。雖然此事是贊揚汪

雖受槍威脅，亦不爲所動，確是好男兒。此虛構之事，我不應採入我的紀錄中。日方要求以汪的部隊李長江、吳化文、郝鵬舉，三支隊伍配合日軍對重慶共同作戰，倒是有的。汪先生幾句輕鬆話，就把日方的要求打消了。汪先生就是說，倘若以他的部隊與日軍共同對重慶作戰，恐怕所有中國軍隊一定會反過來打日本，你們敢用吧，就這兩句話就把日方的要求打消了，這件事才是真實的。汪先生還沒有李長江、吳化文、郝鵬舉，三個軍人投靠在他的掌握之前，支持他的力量是特務工作人員。特務頭子是李士羣，而李的核心人物是石林森，石呢是警高畢業屬警高系統，手下是清一色警高生。南京及上海市一律警高範圍，陳公博兼上海市長下設行政處，那時候已沒有租界。上海整個地區均屬於上海市政府，行政處直屬陳公博，行政處長就由警政司司長石林森兼任。上海市老關局局長是賀德惠，黃埔局局長賀鐵肩，滬西局局長孫慶生，其他各局十分之九是警高系統，連鐵路、森林、漁業等也不例外，只有首都警察廳廳長蘇成德才例外是蘇俄系的人。因此偽府警察權乃操在警高系手中，這是周佛海心中十分不安的祕密。有一天汪先生召集警高各省市警察廳長、局長訓話，那時賀德惠已調任安徽省警察廳廳長。汪先生訓話完畢問他們你們的老師是誰，他們答應是李委員桓，汪先生又說你們知道你們李老師的老師是誰，跟着說就是主席。汪說：你們應該叫我太老師，諸生不知如何應對，汪先生又說你們叫我太老師，諸生愕然，汪先生再吩咐叫啊，諸生果然應命稱汪先生太老師

汪先生願而樂之，汪先生就以此手法籠絡一般特工人員，想不到他一個書生，也學會這一手，這羣人怎能不為汪先生賣命呢。

汪先生由南京飛抵北平，中日雙方政軍各要人當然均到西苑機場迎迓，從西直門至中南海沿途雙崗，所有大街兩傍大小商店一律關門閉戶，樓上窗戶也不許開啓，大街上除一列車輛外，並無其他車輛走動，有如「帝王」出門，禁街一樣

，十里道路，鴉雀無聲，到達中南海下榻豐澤園。這園地點在南海當年囚光緒的瀛台對面，是前清就有的，袁世凱想做皇帝時，修整過，是一所新西洋式的建築。洪憲期間改修裝上衛生設備，有暖氣設備，是很舒適的建築。可以媲美當年南京鐵道部一號官舍，汪先生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

長時就住在那裏。現在華北政委會將汪先生安置在豐澤園，汪先生休息後就開始活動，一切有關對日方軍政兩方酬應之事且不提它，因為官樣文章都是淡而無味的，說來說去都是中日親善的刻板理論。我們詳細想想，我們的國土被你日人佔領，經濟被日人控制，人民被日人奴役，談的什麼東亞共榮，汪先生也不願說這些東亞共榮的廢話，他到新民會說的才是肺腑之言，到北平第二

天下午他到新民會演說，說出幾句驚人的話，淪陷區本來也有許多青年背地裏痛罵他漢奸的，說姓汪的為虎作倀。打算在汪先生蒞會演說時給他點顏色看看，事前已得密報，胆小的都勸汪先生派代表去吧，汪先生說，青年人我有法應付，你們不必担心事。

新民會是日方策動成立的一個組織，其意向

是利用此組織控制華北青年，使之親日。用繆斌為會長，進行麻醉工作，青年們對之無好感，不過敢怒而不敢言。這天汪先生蒞會不但青年人反對他，更未當面罵他，而且受了他演詞感動，為之流涕失聲者有之。汪先生說些什麼呢，且讓我慢慢學舌一番。

後世唾罵義不容辭

汪先生素以演說著名，他幾句話可以打動人，他更會表情，會痛哭流涕，使聽眾聽了動容，他就這樣麻醉羣衆。

他說我此番到淪陷區與日方折衝，我抱跳火坑而來，千秋萬世後，知我罪我，在所不計。我且做萬世罪人，不過青年這一代，你們的責任比我重，雪恥報仇在你們身上，你們要認清敵人，我中華民族必有復興的一天，那我姓汪的雖為後世唾罵是義不容辭的。說着說着大哭起來，台下和之，哭得如喪考妣。日方聽到此種演詞，實覺難堪，又不便阻止這僞主席，趕快報告軍方，片刻參謀長渡邊度來會，汪的演詞已畢，會也散了，日方無法追問，也只好不了了之。

汪先生抵平第二日，華北政委會請汪先生看平劇，我以為這可能是他第一次欣賞平劇，他在廣州從來沒看過粵劇。他到日本正忙著革命思想之灌輸，我敢武斷他那有心情去看日本劇呢。此番在平欣賞中國傳統老戲，可真他生平第一次吧。那天戲碼很多，我現在只描寫兩齣比較可觀的戲碼。一齣是孟小冬的武家坡，一齣是以馬連良為主角的戲羣英會，他看得津津有味時候，鐘

已敲了兩下。廂後站着侍候的官吏，多竊竊私語。汪先生全神貫注在羣英會，他却未聽到。我知時間已是半夜，何況是冬季，馬路上行人被交通管制，在東四牌樓一帶，南北都受命禁止車輛及行人通過，等候通過的行人，均敢怒而不敢言。我遂以此情形報告汪先生，他馬上站起來預備離去，戲台上剛好打黃蓋完畢，他拍了幾下巴掌就起行了。路過東四牌樓，果見南北交通斷絕，行人都在蹀脚作行動狀，蓋以此作活動而取煖。汪先生說這是何苦要如此戒備，阻止行人？我；我成了軍閥咯，罪過罪過！可見軍閥時代，禁絕行人等候要人通過，才放行，恐怕也是手下人的

巴結行為，並非出諸要人本心的。汪先生除日方首要，並非一概酬應，大都命人持片致候而已。他在平逗留三天半就飛返南京，他這一次北平之行，是他刺攝政王被捕入獄後第二次再臨北平，汪先生這次到北平有什麼收穫呢？別的一無所獲，只有新民會一次演說，博得反對他的青年對他跳

火坑的諒解而已。在汪先生朋友中有兩個人，是他最親切而又最禮遇的。一個是陳公博，一個是顧孟餘，這兩個朋友中最接近的是陳公博，汪先生此次跳火坑，陳公博是不贊同的，他從來未表示過如何擁汪，也從未有反對過汪。汪由重慶來，陳公博在香港，並不欲與謀「還都」事件。其後經不住陳璧君親自赴港邀請參加，為了與汪的私交，又勉為其難才來上海。做事並不努力，事

事讓周佛海牽着汪先生走，林柏生、褚民誼是沒思想，沒主義的。但知依附汪先生，但求取得權位便利發財就滿足，對汪先生毫無幫助。於是大

權落入周佛海之手，反而害了汪先生。陳之為人做朋友是不錯的，要他做正經事，他就馬虎了事。等到汪先生去日本醫病他代主席，也會到過北平，陳公博整天就想玩女人，什麼董芷齡、言慧珠、張文娟，他在景山東大街一號俱樂部內，大享其艷福，他惟一做了件講人情的事情，就是替蘇北行政專員郝鵬的太太丁四向司法界說情，放在了北平監獄中犯了殺死外號碣山梨的凶手，不但失了所謂代主席的面子，連汪先生也跟着丟醜。

陳爲私不爲公的作風，是他一生做人的污點。顧孟餘呢，完全是一個學者，但是在抗戰前他却當了鐵道部部長。這個書呆子不但不會做官也不會做事，只會求學問而已。他同我一樣留德求學，他比我大幾歲，不過他出國比我晚，他是在國內讀完大學才留德，我是在清末宣統元年政府派幼童赴歐美，那時我才十四歲，我高中也是德國讀的。論年齡他比我大，若論求學年齡我比他早，他的個性我多所了解，因此我知道他不宜從政，他在鐵道部任部長時曾鳴任次長，有一次他同汪先生發生意見，一怒而去了上海，鐵道部當然由次長代拆代行，那時候行政院院長是汪先生，汪同顧私交非同泛泛，很想親自出馬把他請回來，但是行政院事煩又走不開，乃派秘書長褚民誼前去勸駕，顧仍不肯回來，最後派實業部長陳公博一再苦勸，顧孟餘才肯回任。

顧孟餘部長代次長

這一回任又鬧了一次大笑話，照規矩，部長同任次長代部務就無形取消，顧部長却在次長會

仲鳴代四個字寫的是部長顧孟餘代六個字，世間上會有這種部長代次長的笑話。此雖區區小事，可以看出顧的無能。汪先生雖長行政院，却沒有一個幫他忙的人，陳公博之才本可以幫忙的，但是他玩上女人什麼都停頓了，汪先生一生事業之失敗，就是左右無人，他唱獨腳戲而已。褚民誼是汪先生的消氣包，林柏生是他左右的當差，唐有壬是一個投機的小官僚，其他的真是酒囊飯袋。

汪先生任外交部兼職時，他的身邊的秘書是陳允文博士，南京組僑府時，陳任外交部次長、法制局局長、南京警高校長。他並不是陳璧君的弟弟或姪兒，陳允文也是留德學警察的，英文德文都還來得，最難得的是他中文底子不錯，這真是汪左右一個可以勉強稱得起是一個人才。因此汪也予以青眼且每對陳以博士呼之，他還兼着汪先生的私人秘書，以汪先生的筆下來說，在廣州、在南京，可以說除胡漢民外無人可與匹敵的，陳允文以一個留學生，居然會填詞會做詩，他常與汪先生相唱和詩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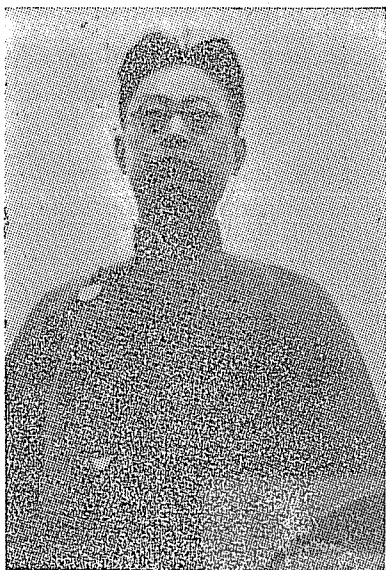
陳允文頗能受他人的氣，才能陪汪先生辦事。汪先生受了日本及權臣周佛海的悶氣，每每在無意中想起就生氣，在無可發洩的時候，就雙手抓起自己的頭髮，拿頭髮來發脾氣，又將文件扔在地上，自怨自艾不已，可見他當僑主席並不快樂。那陳秘書也只陪着生氣，但是不敢形之於色。又可見做私人秘書也不容易，更要陪着長官生氣。陳彎着腰把散落地上的公文一件件拾起來並整理一番，汪先生脾氣已發過，怨氣似已發洩，他

覺得此種舉動使部屬看到是不够涵養，他突變怒容爲笑臉，對陳允文說，你不要生氣，我我不是對你。陳見先生已洩了氣，他答覆先生說，關於日方及周佛海的一切行爲是神人共憤的，何況先生呢。汪之部屬都稱他先生，我也稱他先生，不過我稱汪爲先生是字面同而涵意有別，因爲他是我小時候的教書先生之故。汪先生留平三日，視察完畢，又飛回南京。日治時代飛機只有三種，一種是美國製的道格拉斯，可以乘坐三十多人，屬雙引擎型。一種叫魯魯圖，是日本造可以坐二十人左右，一種叫愛帶只能坐十個人。汪先生坐駕駛自然是美國製的道格拉斯，隨從就只有坐日本製的飛機，因爲日機飛行較慢，坐駕駛只好減低速度了。汪先生回到南京後又要實行全面禁賭，一直未見實行，直到陳公博兼任上海市長才嚴行禁賭。

上海市無論各國租界及南市均設了煙賭局，租界更甚，自白種人退出亞洲，各國租界已由日方接收，交由汪偽組織自管，所以說各國在中國租界的租界，不是勝利後由白種人交回中國的，而是政府自偽組織接收過來的，研究現代史者不可不知。上海各租界經偽組織接收後，陳公博做了上海市長，由石林森負責上海市舊稱租界區域所設的行政處，歸市府指派，管轄往日的英法日租界，統統起用警察專門人員擔任。於是耳目一新，但是大犯周佛海之忌。上海是最易使人發財的地方，他本想要此缺，但總不能以財政部長兼上海市長吧，這才落在陳公博之手。但陳本身對警政是外行又沒有班底，才會將警權落在警高系統

中，上海市行政區各分局局長幾乎全部用警高畢業的人員。最繁華的老閘、黃埔、滬西、各重要區域局長，如滬西的孫慶生，老閘的賀德惠，黃埔的賀鐵肩，其他分局的吳庭延、趙硯生、相秉衡、陸鼎新等分長滬上各警局，只有首都警察廳蘇成德才是周佛海用的蘇俄莫斯科一年畢業的警校學生。

陳公博兼長上海市後除禁烟外，稟承汪先生意旨開始禁賭，斯時賀德惠尚未調老閘分局，係任滬西局局長，一日陳市長召集全市警務人員開會，討論上海市全部禁賭問題，要各人員發表意見，各員觀查市上禁賭較禁烟為難，那時儲備券已一再貶值；一個警員，四五百元一月實難維持一家生活。警察方面全靠賭場津貼，若全面將賭禁絕，警員勢將全體他就，偽府又沒有其他方法，可使警員們溫飽，大家討論，討論不出結論來，但是陳市長堅持非達成上級所交的命令不可，乃



汪偽財政部長周佛海

囑大家回去再作詳細研究，下週必須實行嚴格禁絕賭博不可，各員無法兩全，乃宣告散會。

散會後，全體局長處長齊集南京路五月花餐館為我這個警校的李老師接風，因為我也為此事而來上海，他們卅多人面面相覷，向我請教，如何才可以兩全，我說你們讀了三年書，做過幾年警官，今已担任局長處長的職務，連這點兩全其美的方法都想不出來嗎。眾人一致的說，仍請老師指示。我說好啦，以後你們在社會服務仍要老師永遠做你們的顧問嗎，方法多得很，現在只用一個極幼稚方法，就可以完成兩全之策，你們可以向市長交代，市長可以向汪先生交代，你們可以向賭商交代，又可以向警士們交代，這不但兩全而且四全，你們以為怎樣，大家喜極欲涕說，救命王菩薩老師快說吧。我說這事要絕對秘密，除執行這事的人員外，不可為外人知，雖父母妻子長官，不可洩漏一點，你們可以辦到我馬上就說

羣奸醜態不一而足

上海賭場沒有一千也有八百，比方一個分局管轄區域內有一百家，必先化零為整，抽禁二十家或三十家，被抽禁的合併為一家，利益均等，一月後再抽禁如前，但在一月前被抽禁的幾十家另新開小型賭場二三家，這是化整為零。如此禁了的再開，開了的再禁，月月有禁，月月有新開，你們交了差，市長且以為成績很好，報上去汪先生也一樣

高興，警方由賭場而來的津貼恐怕比較未禁前還要豐厚。市長一年後換了人，你們也站不住，那新市長來他另施行其他方法就不是你們的責任了。他們照這樣去做真是面面俱到，財源廣進，深得陳市長稱讚，後來周佛海繼陳為上海市長也本此法禁賭。羅君強做安徽省長時曾調賀德惠去做安徽省警察廳廳長，也照樣辦了許多他人認為難辦的案件，可見得天下事事在人為，不必為法令所限制的，羅君強做了一任安徽省長，有人稱他為羅青天呢，他是否真正似包青天一樣的青天，問問賀德惠就知道了。

汪先生是不肯納忠言的人，不過部屬不敢建議及忠諫耳。我舉一個談話的經過以例其餘，汪先生在南京只有一個朋友，那就是金浩庭，金浩庭名叫金章，也是同汪精衛、胡漢民一樣，先人是從浙江遊幕到廣東廣州府番禺落了籍，就算是番禺縣人。他同汪先生是同榜中了秀才第二名，汪中了案首，（就是第乙名）後來進過廣東法政學堂，算是貴州狀元夏同龢的學生（夏是法政學堂監督）。

汪雖同金章同科中秀才，同進法政學堂就讀，但是汪任行政院長時，他並未到南京做過官，等到汪就偽府主席後，他窮無所歸，才投奔汪精衛，汪荐他給王克敏做政務廳長。他到北平見王，金與王也是素識的，他道明來意並陳上荐函，王克敏是何等奸巧的老官僚，豈容他人在臥榻之旁監視；王克敏心生一計，他知道金章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他不得金的同意就帶金去看北平郵政總局官舍，那官舍在英國人為中國辦理郵政時，

蓋的豪華可稱得上北方第一所精美住宅，所有傭人、女僕、花匠、廚子、護衛，都由官方供給，月入超過萬元（銀元也），金章果然中計，就違了汪先生意思，不做廳長而改任郵政總局長，汪先生深不以為然，但也沒有老朋友的老法子。雖然金做了閒差郵政總局局長，也常常向汪打些華北的報告，汪先生每隔一二月，必召金赴南京敘敘友情，金對汪先生進言很不客氣，兩個人常常抬槓，說到要緊的地方，他總止住對方發言，總愛說你先聽我講，汪先生也不生氣，總是回答說，我先聽你講，似此種對話情形，許多人是辦不到的，後來金章病逝北平，汪先生接到電報大哭一場，連說我失魏徵、我失魏徵。由此可以見他二人的友情。

英軍在鄧扣克撤退的兩三天中，汪先生正召集「五院院長」、各院「祕書長」、各部「部長」商談歐戰英軍被德軍打敗，應從那方面撤退，離開歐陸戰場，令各人發表意見，一班專門迎合長官之徒，都以汪先生的見解是對的，料到他一定會說從加萊撤退，因為從前戰爭中用過那裏。汪先生也曾經到過加萊，大家一致的說加萊，加萊。其中有一人說，此次不可能再用老地方，恐怕不是加萊。汪先生問何以不用加萊，發言的說，這次戰爭新發明了登陸艇，登陸艇要利用廣大的沙灘，放下船首活板，兵士迅速可以登陸，不似往昔艦船靠岸兵士要魚貫離舟，時間太慢，恐德軍跟蹤轟炸，如此撤退隊伍損失必大。加萊海岸窄小，沙灘不足，不利於登陸艇的利用，所以此次可能在另一地點撤退。汪問：「那你以為那

個海岸方為適用呢？」發言只答了三個字：「鄧扣克」。出席諸人均以為此乃個人意見，乃猜度而已。仍有許多人說，一定從加萊撤退，汪先生默然少頃他忽然站起來說：「我也以為此次可能從鄧扣克撤退」。眾人因為汪先生也讚同此議，才勉強不再反對。其後另議些他事也就散會，第二天路透社消息，英軍的數十萬大軍果然由鄧扣

克撤退回國，德國却沒派飛機轟炸，此事至今還是一個謎，什麼原故不追擊轟炸。由此可見汪偽組織中，也還是有些有見解有主張的人。但是，一着錯滿盤輸，汪精衛的大方向錯了，他投降了敵人，跟隨他的人，雖然有見解、有主張，又有何用呢？所以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真是金玉良言。

臺灣合會儲蓄公司

業企小中助輔 衆大民平務服

◀ 目 項 業 營 ▶

票代代經代匯	週中資中定定	放	存	整	零	活	定	通	乙	存	現
客付售理	轉小小期期	放	本	存	存	期	期	知	種	金	會
及買公收	資小企業中長	款	取	付	付	儲	儲	存	活	合	
債賣債債	金專業外	款	息	儲	儲	蓄	蓄	存	期	會	
券股息及項兌	銷款期款款	款	儲	蓄	存	存	存	款	存	會	
	款	款	款	款	款	款	款	款	款	會	

◀ 色 特 務 業 ▶

- ◎ 會合放款：不著重往來，不偏重有抵押，是整借還的信用。
- ◎ 會合存儲：零存整取，利息優厚。並可隨時途中取及恢復儲蓄。
- ◎ 中小企業金融部：辦理中小企業貸款。
- ◎ 儲蓄部：兼辦證券經紀業務，代客買賣上市各類股票及債券。
- ◎ 總分支機構：111位，遍佈全省各地，通匯便利。
- ◎ 擁有一切外勤人員，將營業廳櫃檯作業務延伸，至您的上府。

總公司：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七二~七四號
電話：三七一四二（十二線）·三六一四一（十線）